



832707

史外卷二

目錄

海忠介傳

周忠介傳

張姬石三縣令合傳

劉大僕傳

張忠烈等傳

劉侍郎傳 附尹伸

王太保傳 附田景猷

張參政傳

萬忠貞傳

丁侍郎傳 附吳裕冲

楊忠烈傳 附汪文言

目錄

卷之二

左忠毅傳

顧裕愍傳 附弟大武

魏忠節傳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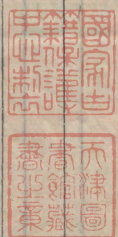
李忠毅傳

繆文貞傳

黃忠端傳

周忠毅傳

高忠憲傳



史外卷之二

濡須汪有典著

海忠介傳

公諱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州人嘉靖己酉舉人以母老家貧就南平教諭初至詣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進滄安令清苦自勵總制胡宗憲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公丰骨嚴厲蘊義風生所彈劾不避權貴事在必爭垂紳正笏不能奪嘗嘆舉朝懦弱無爲皆婦人女子以此嫉之者衆至有詆公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

見外

卷之二

君辱國者顧公不少挫也鄙懋卿負嚴嵩勢以中台出理鹽政張甚將徃徽之齊雲檄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公爲書語懋卿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徃懋卿得書色變罷齊雲行而嗾巡鹽御史袁濟以他事劾公謫興國判踰年遷戶部主事世宗初年卽事修真已而惑於方士長生之說益倦勤惟攝靜西苑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而祈禱齋醮土木工作繁費宏多大臣宰相競以青詞阿上意公於是上疏曰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真大

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頻仍盜賊滋起加以賦役日繁盡室懸磬人卽因皇上紀元之號而臆度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淨盡而無財用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仙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久生於世漢唐宋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旣不能保

史外

卷之二

二

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至仙桃仙藥怪誕尤甚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修真多年一無所得則修真之無益可知矣誠翻然悔悟日且視朝與廷臣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皋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物熙洽蒸爲太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

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入上大怒廷杖六十下錦衣衛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是爲嘉靖四十  
五年正月也是年十二月上崩於斯時也獄吏知公必赦以囚  
餽公公度有聲赴西市則盡飲啜吏曰公今何啖耶公曰欲作  
飽鬼耳吏曰不然皇上賓天矣新君必赦公故以相賀耳公大  
哭卽嘔出所食而罷穆宗卽位首釋公復其官尋改兵部主事  
累遷至南京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公威名久著羣吏多  
憚公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繕其  
門以居聞公至卽易去中人監造者以入人肩輿行亦減其半

史外

卷之二

三

吳俗貧富相傾公獨翼庇窮民而推抑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  
時吳中貴人無踰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自是士大夫之名  
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然公竟  
以是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張居正當國奪情起  
復好事者冒公姓名刊布疏稿居正命巡按廣東御史密訪之  
公方鋤園使者入其家四壁蕭然訊以朝政皆不知亦未聞居  
正父訃音也嘆息而去起南京吏部侍郎陞右都御史掌南院  
南都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公以爲南台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  
御史始一御史爲戲宴公集諸御史痛懲之自是大僚至丞郎

無不凜然奉法無敢縱聲伎劇飲爲宴樂者雨花秦淮牛首燕  
子磯諸處官艇遊展頓絕往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公未嘗苛  
求公退靜坐而已未幾卒於官貧不能具棺士大夫贖金以斂  
士民哭之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  
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御史陳海樓夙恨公卒入視見葛  
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乃嘆息泣下曰迴吾怨恨之心矣訃  
聞上震悼贈吏部尙書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遣人護喪歸葬  
汪有典曰嗚呼唐以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  
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

史外

卷之二

四

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公之風節甯多讓惜乎綰相  
而公獨居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則有忌嫉之者也神宗  
諭祭公文謂高標絕俗直道視身視斯民由己饑寒恥其君不  
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  
勵澄清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  
京之望素絲無染褻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台  
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百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可謂深  
知公者矣然語出於詞臣之手不然知其賢而疏且遠之其奚  
異於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處泚然血下見

者懼其家禍拭之復然至十九日乃止公歿數十年精誠在天  
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豈不亦神矣哉

史外

卷之二

五



此樹灣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豈不亦神矣哉  
香韻其案臨封之勇然至十次日改止公歿數十年精誠在天

張姬石三縣合傳

張公諱振德字季修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天啟元年永甯奢酋崇明爲亂殺巡撫潘臬據重慶當是時公署長甯縣賊鋒逼興文而長甯去賊稍遠公方被檄入聞變疾趨還從者欲走長甯公以守興文爲正趨入縣而賊猝至公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公度不支入署命妻錢二女淑昭淑慶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左手持兩印右手秉匕首危坐賊至佯慰曰無恐公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公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家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事聞贈光祿卿諡烈愍而長甯主簿徐大禮者聞公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仰藥而死明年有姬公死勝縣之事

姬公諱文允字士昌華州人萬厯癸卯舉人天啟二年爲勝縣令履任三日而白蓮賊徐鴻儒攻勝時勝民十九從賊公率以登陣僅數十人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故爲亂公呼賊曰若等以董

史外

卷之二

六



二故挺而走險。吾爲治其罪以雪若寃。而救若等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鬣奮張。唇齒如施丹漆。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歡呼羅拜。俄而董二之黨暗發箭斃賊。賊謂公給之大憤。肉薄而上城。遂破。公緋衣坐堂上。嚼齒大罵。胡不速殺我。賊不忍勸之去。不可爲詩。八章書於壁。解印付小吏魏顯照。及僕李守務北向再拜自縊。死。賊拷掠顯照。索印不予。與守務罵賊。並死之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並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遁去。其後卒以贖免。明年又有石公死長興之事。

石公諱有恒。字季常。號雲岫。黃梅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浙江遂

史外

卷之二

七

安令調長興。時劇盜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爲亂。剽掠無虛日。公設方畧擒其魁賊。稍輯而餘衆散處湖蕩間。公分兵搜捕。甚急。癸亥正月朔。賊乘元旦節詭裝突入城。大肆掠。公聞變。出立廳事。辦嚴賊。露刃脅之。公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公曰。頭可斷。此限不可踰也。遂被害。血上噴。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賊搜其篋。無所得。相顧驚嘆。稱爲真正清官。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嗚呼。熹宗之時。賊禍已如此。其屠陷城邑先後以死殉者不可勝紀也。吾得數人焉。其他抗節者野

史及諸家傳記頗往往附見矣。然或崖畧而不詳，亦或依違瞻徇，拘牽忌諱，宜傳者而不傳，幸託於諸家傳記者，或文不能行遠，則雖傳猶不傳。又或有如昌黎廬陵輩問世而出，或不幸不及知，知而未暇爲時往事移。鄉里鮮有能舉其姓字者，則忠魂義魄，噉狐貉而隨飄風，黃土青燐，憂悲沈痛，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不惜哉！予故謹次而錄之。南溪則知縣王碩輔守城禦寇，力屈死灌縣，則知縣左重督兵援省，與賊對陣死。遵義則推官馮鳳雛罵賊死，司獄蘇樸墜城死，威遠則經歷袁一修亦墜城死。大足則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泉與賊持四晝夜，並僕

史外

卷之二

八

張成俱戰死合州，則鄉官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率衆殺賊死。永甯則鄉官原任松潘道參政李忠臣約衆擒賊，謀洩賊掩至，被執不屈死。舉人胡復亦死之瀘州，則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光削髮作偈曰：君父誼尊，削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鬚爲證。與子諸生高在崑募兵復城，殺賊百人死。重慶則巡撫徐可求罵賊死。巡道孫好古駱日升相對自經。公署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郭象儀楊愈懋同知王世科熊嗣先知縣段高選訓導趙燧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葛盛德總兵黃守魁參將高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侯毛民望王守忠李繼周遊擊李縉指揮王登爵韓



張忠烈等傳

公名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敗沒而經畧楊鎬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圍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

史外

卷之二

十

宥直言開儲講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鑑又言廷議將恤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四十八年夏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增銀三厘未幾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尤藉心腹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

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何異乃發帑之請叫開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蓋神宗初載張居正當國海內甯謐民則人給家足居正卒遂多故措克日用事國計浸以促耗自萬曆二十年甯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接踵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申極三殿災營建之資以鉅萬萬而遼難日亟軍興益以繁費於是礦稅之使四出縱橫絳吸髓飲血天下蕭然生靈塗炭公所言

史外

卷之二

十一

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省綈絀敗時謂公有先見云熹宗卽位出按遼東經畧袁應泰下納降令公力爭不聽曰禍始此矣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爲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爲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詡爲得計將借以抗大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死者二十餘

人應泰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啟改元三月十有二日大兵攻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陳策董仲揆等赴援亦戰死公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薊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甯爲聲援疏甫上而遼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應泰分城守已而勢不支應泰謂公曰泰不才微尙方靈寵固誓以身殉按臣無閫外責尙可收拾餘燼退保河西以圖再舉公不可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殺之引頸受刃帥知不可奪送之歸公曰歸亦何顏速死

史外

卷之二

三

爲幸則以輿送之不從以馬送之不從乃令二人夾持之送還署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再贈兵部尙書諡忠烈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家居詔以公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歿獨公夫人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者多賴以免公形貌魁傑豐頤廣頰赭顏而髯望而知爲偉人先是保定有雨是亭以祀楊中丞繼宗

許忠節公遠公理郡夢入亭兩公向公而揖曰方虛席以待殆先徵云同時殉難者有守道何公監軍崔公

何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涇縣令調甯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甯副使坐考功法復爲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遷副使分巡遼陽袁應泰納降力爭不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遣孥歸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渡河公請乘半渡擊之應泰不從俄薄城圍未合請盡銳出禦又不從城陷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無顧我也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並二女投井死僕婢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亦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

史外

卷之二

十三

崔公諱儒秀字儆初河南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戶部郎中遷開原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失公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畧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專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袁應泰以兵甲馬仗不足恃爲憂公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然之無何納降議起公力諫之不聽大兵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頃之應泰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兵競起刃人於衢城陷有欲挽公潰

圍出者正色拒之慟哭戎服北向拜自經死事聞賜恤視何公  
廷魁賜額曰愍忠以陳公輔堯段公展配祀陳公字九室揚州  
人萬曆中鄉舉歷永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公駐瀋  
陽天啟元年日暈異常段公牒應泰言天象示儆宜豫防瀋陽  
破段公死之陳公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陳公  
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爲望闕拜拔刀自剄死與段公並贈按察  
僉事段公涇陽舉人嗣是殉遼難者有參政高公高公諱邦佐  
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令歷官陝西參政  
乞養歸天啟元年遼陽破起參政分守廣甯遼東三面受敵自

史外

卷之二

十四

萬曆以來無歲不用兵而稅使高淮朘削十餘年軍民益困先  
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  
然不聞致邊事大壞袁應泰承楊鎬之後復以納降敗於是以  
熊廷弼爲經畧而以王化貞爲巡撫廷弼負邊才性剛與廷臣  
不相能化貞駮而懷素不習兵然有奧援輔臣葉向高座主也  
本兵張鶴鳴私人也咸右之於是廷弼化貞日構隙公知事必  
敗母楊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十大義乃行己而念母老  
屢乞歸方報允而廣甯失先鋒孫得功者化貞心腹將也潛諭  
軍民降封府庫以待大兵未至城中已亂公禁之不能止化



貞股慄不知所爲乘馬遁衆謂公旣請告可入關公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敵尙未知亟提兵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右屯廷弼所駐地去廣甯四十里兵止五千人廣甯兵十三萬糧數百萬廷弼心忮且憤化貞之齟齬也不納於是化貞走則亦走公仰天長嘆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解印綬自經僕高永曰主死安可無給使令於地下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贈太僕卿諡忠節

史外

卷之二

五

汪有典曰嗚呼遼事至神宗之季益劇矣一壞於楊鎬再壞於袁應泰三壞於王化貞軍殺將失地喪師竭中國之全力徒以供三臣之驕僨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情見勢屈彰明較著而當國者不悟又致廷弼以死也檀道濟曰壞汝萬里長城明運告終固不待甲申之變矣

王太保傳

附田景猷

劉勳與王良對出公謀冒死百良

公諱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三十九年進士由主事歷官至

太常寺少卿天啟二年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叛總兵楊愈懋  
推官郭象儀戰死遂圍貴陽分其黨破烏撒下甕安奠徧浣以  
阻援師全黔震動詔加公有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公星馳抵平  
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公大會將士議曰貴陽被圍外援不至吾  
輩失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自奮卽分  
兵三路以進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  
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爲左部而自與道臣向甲升將

史外

卷之二

七

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起爲前鋒擊之斬  
賊驍將阿成諸賊奔潰公乘勢追擊之奪龍里城衆議去省會  
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公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  
久急擊之勿失遂策馬當前賊覘者聞新撫自將意大軍且至  
相顧駭愕安邦彥遁去賊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冲至畢  
節舖殺賊無算殲其渠安邦後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勢抵會  
城是爲壬戌正月也當此之時撫臣李棲按臣史永安學臣劉  
元錫死守已十閱月城旦夕陷忽見賊兵奔潰俄頃五騎至城  
下呼曰新撫來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役也公親冒矢石身先

士卒以二萬人破賊十餘萬衆迎公入城公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卽安遂營於南城外坡上設帳大雪中令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營三十里外一屯廣陸一屯鴨池三年春正月邦彥復糾川賊奢崇明父子率衆攻廣陸楊明楷戰敗陷賊中公收兵入城邦彥因明楷兵敗煽誘苗民復犯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官軍糧道自統水西兵約宋萬化吳楚漢率苗民逼會城公遣遊擊祁繼祖等奪龍里破蓮花堡燒上中下三牌焚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逃入深箐龍里路通遣參將王建中等救青巖斬賊三百

史外

卷之二

七

餘級焚賊四十八莊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公遣建中繼祖等統萬五千人夜入八姑蕩焚莊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積聚殆盡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靜公佯許之卽調監軍楊世賞等捲甲赴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並獲其妻子及僞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氣奪而總兵魯欽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總兵張彥方敗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級四路旣通叛苗日相繼降公給黃旗使各樹寨中邦彥望見之不

敢復出但於鴨池廣陸諸要路掘坑塹修補屯兵爲自守計七月賊起破普安勢復猖獗總督楊述中遠駐沅州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一意主撫公患其掣肘上疏乞休不許會奢崇明爲川師所迫逃依邦彥公欲出師述中力持不可公乃排羣議力爲籌畫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衆迎戰連敗之斬前逃將單宏化以徇賊數失利退保漆山立柵拒守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諸將欲引還公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否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公直逼漆山服緋衣峩冠肩輿張蓋親督陣語諸將曰若知吾意

史外

卷之二

大

乎戰不勝此吾死所也顧旁一山頗峻揮左軍據其上而左右二路輕重布之賊不料官軍猝至倉皇拔柵悉銳爭山諸將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遁走公按轡人大方降者千計賊遣人詣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公以元兇未除當以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屯大方食盡述中弗爲援四年正月公援營還貴州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將秦民屏戰歿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公信之至是從行復傳其愚山後遇賊公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公隆馬公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行拔刀自刎未殊其愚奪其刀公大罵擲鬼擁至

遂遇害監軍御史傅公宗龍獲陳其愚斬之邦彥崇明崇禎二年俱爲總督朱燮元所戮分裂其地西南遂平先是述申與公議勦撫不合多方阻撓及公歿於王事按臣陸獻明爲公請卹述申修舊怨止叙將吏功並列死事諸臣而不及公給事中郭興言駁之所司不行公留心經濟自其家居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翹關奮戟擊筑探丸之客皆蓄養之多得其死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封識宛然舊撫李樞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烈帝御極始贈兵部尙書太子太保同時有田景猷字觀

史外

卷之二

九

野思南人初成進士值安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效順上壯之拜職方郎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素懼其名厚禮之然不肯放還淹留二年會公解會城之圍軍聲大振景猷乃取間馳至軍告以賊虛實遂大破賊而公乘勝窮追倉卒遇害兵皆散景猷下馬嘆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恨矣從容就死汪有典曰嗚呼明之寇禍自天啟時已熾而撫之爲害督臣之剛愎掣肘亦早釀於是時覆軍在前後不爲鑒蓋賊臣之誤國固有氣類衣鉢不可得而勝誅已使如朱燮元之專征大創何嘗不奏蕩平哉彼非其以勦爲撫之明效乎而當局者卒憤也

萬忠貞傳

公諱燥字元白一字闇夫新建人萬歷丙辰進士熹宗時爲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積廢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工魏忠賢靳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盈筭金銀滿屋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以爲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最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爲屯田司郎中往慶陵見忠賢墳塋踰制拊膺嘆曰何物么魔敢於逞逆至此復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

史外

卷之二

三

握則德分圃池威分犬彘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旦不操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太監魏忠賢口啣天憲手握王爵生殺予奪權盡爲有而所營墳墓制作規模儼同陵寢僭侈踰制抑又甚焉請正其罪以絕亂萌疏入忠賢遂矯旨杖一百闇人數十輩蜂擁牽衣捽髮而前杖後伏小璫於闇下楛擊椎刺踰四日而殞李公應昇上言曰燥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腰八旬之母倚閭旅襯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共知非出於陛下之心也臣不暇爲燥寃爲陛下寃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豈所以作忠勸士

哉夫人臣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保身家榮妻子之計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以從龍比於九京人非僕隸法非訊囚罪至死刑命非草芥廷杖之舉殊失士心直俟公論明而恤死錄孤嗟何及矣被旨以瀆擾詰責黃公尊素發憤言曰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於廷議鞠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壅蔽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顛倒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

史外

卷之二

三

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燦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燦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廓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如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悚乎疏上復又倡率台省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聞人聞之競前咨口橫詈閣臣俯首不發一言自是厥後璫勢益熾緹騎四出清流一網盡矣蓋熹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璫禍者實自公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亦所以固國脈也三代以還人君遇其臣下等於犬馬而羣小竊弄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餘貴悍卒俾正人君子脫衣冠以就鎖繫屈體貌以聽武夫虧支體以受箠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設廷杖以來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人以戮辱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污辱者纍纍問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末流奸名沽直之人遂以廷杖爲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未幾同面易

史外

卷之二

三

忠世楊以廷杖得名後降賊

心頓喪其守夫亦素未有以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潛坐賊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俶擾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興往往能延已絕之緒於數十百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迹於世甚至溺將然之灰覆旣破之艦卽求偏安而亦不可得豈非士氣盡喪國脈卒斬之明效大驗也哉竊嘗迹明之廷杖而視之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



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扇隨闖至杖所列校百衣裳  
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  
坐右其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閣  
棍則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  
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  
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震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囚  
人昇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死者十恒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  
旣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語言辯其顏色而  
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則囚無生理

史外

卷之二

三

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於中一紙裹  
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磚都裂杖  
紙裹者視之極重而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容厚棉  
重毡正德時逆瑾用事則盡褫衣至於御史枷項祭酒枷項尙  
書枷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  
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

丁侍郎傳

附吳裕中

公諱乾學字天行號白菴山陰人以宛平籍中萬歷乙未進士  
選庶吉士授檢討魏忠賢亂政魏廣微以同姓父闕得相與羣  
小相構煽瑞勢益橫公感憤時事輒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  
已與同年吳公裕中深相得吳公官御史每退朝卽過公論時  
事及瑞黨輒叫號呼天相持痛哭或中夜起舞拔劍擊杖破几  
聲撼隣壁家人不知驚謂得狂疾也廣微生父允貞嘗爲言官  
以劾閹臣得罪罷天下仰其賢廣微甫鄉舉允貞閉之廨中不  
許就禮部試曰此破犁犢也一得志必隲我家聲矣灼知其惡

史外

卷之二

三十四

如此公遇廣微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毋墜父訓廣微怒甚謂所  
私曰丁檢討獨不欲噉飯耶乃妄斥我爲語上公醢豎子耳初  
天啟四年公主試江西惡閹勢之旣橫而閹臣如葉向高韓爌  
輩名爲清流大都苟自完莫肯出力鋤奸公於是卽所爲程策  
內發憤痛言之謂中旨頻頒緹騎時下凡再辱士大夫天下亦  
旣虞寺人矣且事變甯可預料漢擾夷狄曹節王甫與張角兩  
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兩亂之當時汪直劉  
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用枉明甚東陽之委蛇旣  
不可爲遷健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未可盡非乎

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奸耶語侃侃不少息然已觸璫怒降謫在第矣至是廣微嫉璫命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至第毆殺之吳公糾輔臣丁紹軾詣諛不法狀璫怒矯旨杖死闕下烈帝御極誅璫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下人

汪有典曰嗚呼古今之以哭稱者阮籍唐衢杜默然皆悲憤在

一身此鄙夫之猖狂無病而呻吟者也君子不屑道之矣若公與吳公憂深於杞人而恤大於魯婦非夫涕之無從者矣他日賀文忠亦同此意庶幾臨表涕泣之武侯千載結知心哉

史外

卷之二

五

人至第毆殺之吳公糾輔臣丁紹軾詣諛不法狀璫怒矯旨杖死闕下烈帝御極誅璫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下人

公諱澧字文如號大洪應山人萬厯丁未進士知常熟縣入爲兵科給事中光宗在東朝爲鄭貴妃閒希得見神宗不豫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官問疾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夜無輕出以備非常神宗崩光宗立五日病趣封鄭貴妃皇太后李選侍皇貴妃公上疏力爭以故事得已於是特疏請遺詔中首冊立擇謹愿內臣侍皇太子謂機在防微事在慎始光宗閱奏語皇長子曰此汝忠臣曰屬者久之皇長子卽熹宗任內侍魏忠賢領社稷者也時年蓋十有六矣光宗崩李選侍

史外

卷之二

二十六

據乾清宮觀垂簾閉皇長子不聽出公語諸大臣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遽排闥入闈豎挺交下止不內公攘臂大詬闈者卻羣臣隨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諸璫張口不能對公大呼曰皇長子少汝曹何爲者今何時不急請見顧命大臣何爲者聲徹簾內簾內傳令旨勅簾外嵩呼公亢聲曰簾不徹諸臣不敢拜也顧錦衣帥梁慈目懾之慈登階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選侍退避然猶閉皇長子暖閣中公急呼曰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趣入給選侍第一出皇長子卽返不者諸大臣不能退選侍頷之安卽負皇長子出已而選侍中悔使使挽皇

長子褚比抵門厲聲猶達外追還者三四至公叱之擁登輿至殿見羣臣正位而後退然而選侍猶據乾清不出也公發憤昌言選侍不當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去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廷殿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一叱內閣方從哲及大閹於朝者再奮髯叫呼聲淚逆咽選侍乃移仁壽殿皇長子始遷乾清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倉卒舉朝洶洶不知所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徹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

史外

卷之二

三七

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宮既定羣小滋疾公誣以交關司禮王安欲中傷之遂引疾歸而魏忠賢益用事公雖家居顧念天子冲幼而閣黨之竊弄威福危亂國家也扼腕流涕草疏欲劾之會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於是餘次其罪上焉其畧曰忠賢本市井無賴子中年淨身貢入內地初猶爲小忠小信以幸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賓天實有隱

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排去之顧於黨護選待之沈灌曲意繆綢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構黨斥逐不容有正色立朝之大臣大罪四也國家重典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太宰皆用陪推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得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觸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宥竟阻賜環人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臣子也

史外

卷之二

天

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爲皇上寵注忠賢於去年南郊之日託言疾病卽時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近侍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如以有姪得封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妃嬪也宮中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幾四十年所以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卽皇上倉卒受命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之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是敢於殺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

討矣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喪近又於河間府毀人  
房屋建立牌坊鏤鳳雕龍于霄插漢又不止擅營墓地僭擬陵  
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堂口皆乳  
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  
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  
業濫襲朝廷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枷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  
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扳陷皇親者欲動搖  
三宮當時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  
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密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處

史外

卷之二

无

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指鹿爲馬忠賢指竊爲  
礦大罪十五也諸生伍思敬胡遵道果否侵占牧地宜付有司  
乃收禁拷掠體無完膚皇上方臨雍視學而忠賢草營士命使  
青燐赤瑩之氣先結於澤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  
樸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政言官不  
敢司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原是在刑  
言刑忠賢惡其不善鍛鍊徑行削籍明示律令可以不守而忠  
賢之旨意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奉有明旨  
忠賢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

倒大罪十九也東廠係察奸非擾平民自忠賢受事恣行傾陷  
雞犬不甯縱傳應星陳居敬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  
帖立下如近日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傳應星  
等造謀造逆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大罪二  
十也邊徼未靖內外戒嚴東廠所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  
都門打點實主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  
事成不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內兵  
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招納亡命安知無大盜  
刺客爲敵國窺伺者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寒心大罪

史外

卷之二

三十

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塾道人以爲駕至及  
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  
二十三也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聞魏忠賢走馬御前皇上  
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  
不釋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  
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磔忠賢未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黨護而不肯言外廷畏禍而  
不敢奏更有無恥之徒託身門下逢其所喜挑其所怒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或內廷奸狀敗露則有奉聖夫人



容氏爲之彌縫積重所移積勢所趨舉朝內外但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如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本章必星夜馳請稟擬待忠賢回日始敢發批天顏咫尺不容裁決而馳候忠賢於數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有天日耶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殆宗社何所託也疏入忠賢持不下佯辭厭乞罷上慰留之而徐出嚴旨切責公公憤激欲理前疏對仗忠賢詞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已而御皇極門衛侍森列刀劍倍常時侍班官僚益嚴警左班官毋得輒出奏當此之時公憤愈甚而南北科卿寺數十百人前後申奏俱爲忠賢持以罪去先是羣小黨忠賢謀盡逐衆正科臣傅樾疏論左公光斗魏公大中交通汪文言比暱匪人詔下文言於獄廷杖革職左魏二公疏辯得免至是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而大理寺丞徐大化劾公與左公等招權納賄藉文言入罪以傾之文言者徽人以監生上書授中書舍人負氣有聲公卿間遂目爲東林之黨再下鎮撫獄錄兩月餘弗承刑益酷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卒不承鎮撫司許顯純勒令誣公等以贓文言蹶起曰天子寃哉以此饒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相與謀曰不引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借封疆難與追賊於是爲讞獄之

詞曰移宮建議爲立名職等之資整頓銓政爲偏聽招權之藉  
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逮公  
等下鎮撫獄詞詬百出褻體辱之五毒備至見者無不切齒流  
涕而顯純拷掠猶懼不當忠賢意也公逮時哭送者數萬人壯  
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轡車看忠臣及炷  
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荆吳綿延萬餘里老嫗奉壼警蹙  
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許州有舊識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  
被偵削奪自經死公歷事三朝親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  
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裏置棺中觀歸無葬

史外

卷之二

三

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撫按猶日夕追賊也烈帝誅瑞  
追錄死闔忠臣以公爲首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諡忠  
烈蔭子與祭葬

汪有典曰嗚呼公區區一曹郎非有貴戚肺腑之親大臣心膂  
之重直以光宗病中之詔奉爲顧命之尊身先勲舊大臣攘臂  
疾呼奪天下於婦人之手而歸之主器擎天捧日當無與公比  
烈者矣以故冲人亦歎爲忠臣舉朝交欽其大節然而移宮之  
諍國是雖定而禍卽釁焉遂至逆閹主烹羣小行熾連染三案  
並及邊鎮長城旣燬盜賊遂橫國祚卒斬殃禍未竟吁嗟悲夫

公多難意宗於  
爭移宮時諱內  
侍曰勳字宜真  
忠臣也

斯豈曰命乎

史外

卷之二

三



豈曰命乎

左忠毅傳

公諱光斗生之夕月宿在斗因以名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  
歷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袁公化  
左之名震天下公豪邁負氣敢言光宗崩熹宗冲幼李選侍據  
乾清宮公語楊公曰苟以驪姬良姐而攬雉墨之權禍豈止於  
婦胙寶鞍人彘房州而已乎乃上疏立請移宮大畧曰內廷之  
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  
天得共居之選侍非母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

史外

卷之二

三四

大禮名分倒置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  
禍復見於今矣疏上楊公抗章繼之選侍大怒急召公公不爲  
動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宣不敢奉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  
公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螭頭下也楊  
公叱中官使回奏公得免越二日選侍移仁壽上還乾清中外  
始大安尋遷大理寺丞進少卿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當此之  
時以前光宗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司錄則趙公南星李公騰  
芳陳公子廷司憲則鄒公元標孫公瑋高公攀龍司垣則魏公  
大中司道則袁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

何等風采个豈  
有是人耶

可謂真時之幸

忠臣孝子事難  
兩全然此報國  
之志未有不由  
紫定者

慘痛不可卒讀

前寫受害如薄  
風若雨急接誅  
瑞一筆又如星  
星塵雲讀之滿  
身愁快

並矯志澄清而魏廣微崔呈秀等特不便也。會魏忠賢與乳媪  
客氏私方情寵用事。忌外廷特甚。則廣微等附進百官圖。指數  
之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者盡削籍。公與楊公  
亦以劾闖奪官去。而移宮之禍並發矣。王安者，光宗舊侍也。外  
廷爭選侍移宮，頗資為助。性方嚴，數數懲忠賢。忠賢恨次骨，既  
矯旨殺之。中書汪文言與安交，文言遊公卿間久，於是摭文  
言以交通奸科律。並矯旨逮諸臣。以及公，當是時，公父封大夫  
年八十，公年五十，命奚奴扮揚忠愍寫本赴西市。諸劇前為壽  
已。又引范滂母語數數誦說於其母夫人之前，謂與李杜齊名。  
史外

卷之二

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何可兼得。初服拜堂下，冀以解  
慰之。兩尊人亦為進一觴也。至京下鎮撫司獄，坐賊拷掠無完  
膚，歿前一日，從茗碗中書數語示弟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  
矣。如二親何。竟與楊公等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星隕  
如斗，三日屍出，肢體穿裂，面目如生。櫬未及門而追賊之檄下  
矣。舉家繫累死者數十人，斥賣田廬畧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產  
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人免者。崇政改元，誅瑞贈  
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官一子，予祭葬，諡忠義，贈三  
代如其官。封大夫猶及見之也。初公之下獄也，史公可法者公

督學京畿時首拔士也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間公被炮烙且久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使史公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鑷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腩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手指掖背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公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

史外

卷之二

三十六

皆鐵石所鑄造也公視學京畿時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後果以閣部督師死國難

汪有典曰嗚呼熹宗之朝官府鈎連魍魎晝現凝陰感召結爲國運此公之所竊嘆也思深哉無俟抉目東門矣公咎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然公卒用之而不效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此豈可執目睫之恨以相繩乎蓋公與熹

現聞固云待得此輩煙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矣天下被其害而吾獲知言之名其亦慟乎有餘悲哉

史外

卷之二

三七



此書與歌言文各其表則平亦翁悲哉

此書與歌言文各其表則平亦翁悲哉

公諱大章字伯欽號塵客常熟人萬歷二十五年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博士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兵部復調禮部廣甯之失也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並逮下獄刑部尙書王公紀謂非公不能辦此獄留署山東司主讞公惜熊公之賢而後效謂誅心則廷弼難未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同科楊左諸公皆主之然以衆議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魏忠賢亂政羣小謀殺楊左諸公逮汪文言

史外

卷之二

三八

下獄以其言爲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鬪逼坐楊左則一網盡矣遂矯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鎮撫獄當時號爲六君子者也竟作受廷弼贓五人前後拷死移公刑部議罪公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卽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旣死矣借大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旣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於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



貽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公嘆曰汪文言猶能爲貴高  
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呼酒與弟訣別趣和藥飲之不死  
雉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辦也獄  
吏以賀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爲偶  
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堂聯也  
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逆瑞外舍及廣微寓宅屋瓦飄盡樹木  
拔去城外數十里椅棹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妻披衣立雨中  
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大官狀者行其室上而廣微  
曰我爲宰相內倚上公如天之德何妖鬼之爲崇小人之不畏  
樂也遂發病卒

史外

卷之二

三九

天如此公坐急徵厥衛邏卒如織弟大武領身入長安職內橐  
鱣周旋難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亘北斗大武故諳星象指  
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而楊左六公並命大武護公喪  
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亂吾妻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  
汪有典曰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然不借封疆則死  
無名不坐廷弼賊則罪不著然則諸君子非以門戶死也蓋魏  
璫無大恨於廷弼特假以殺諸君子既殺諸君子卽不得不並  
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而諸君子所以一網盡歟不然失地



魏忠節傳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行人陞工  
科給事轉禮科晉吏科都給事家宰趙公南星知公賢每事輒  
咨訪所薦引皆海內人望朝士不能得趙公意卒怨公公又引  
會典裁抑卹典之濫甚者忌者滋怒公給事中章允儒曠同官  
傅櫬假汪文言發難魏忠賢主之欲盡逐衆正禍且作矣而楊  
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上公亦率同列交章應之其言  
曰自古亂人家國者有男戎又有女戎兩者徃徃相比而成姦  
故古者聖王在上宦者不得交通禁近干預政事是以朝廷清

史外

卷之二

罕一

明萬殊蒙福今逆豎魏忠賢私結奉聖夫人客氏擅作威福操  
縱生殺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  
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宮禁又未已也懷冲太  
子胡爲不育裕妃胡以革封皇上下南郊之日胡貴人又胡以無  
病暴卒皇上身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  
不寒心又况出入警蹕僭擬乘輿不軌不法逆謀大著致漣不  
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遂引爲親裁  
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  
及省覽也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

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面聖躬將孤  
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一倚一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  
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耳忠  
賢得疏大怒而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致挨地趙公以通家  
子待之頗峻每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號也廣微恨之次  
骨公又數忤廣微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公抗疏劾之則  
廣微益與忠賢合於是羣奸煽搆捉刀蜚矢飛謀鈎誘正人君  
子無一得免者矣謝應祥者清流也晉撫員缺趙公推應祥廣  
微以應祥會令嘉善首拔公遂陔陳九疇劾公出應祥門推舉

史外

卷之二

聖二

不公降調出外趙公亦得罪去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  
逮下獄趙公與繆公昌期王公之案輩無所不牽引而以公與  
楊左諸公爲受熊公廷弼賄矯旨逮問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  
立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數萬人過蘇州周忠介公結姻去過  
無錫高中憲公送高橋至常州太守曾櫻餽以醢辭不受曰譬  
如娑婦媚居數十年垂死中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皖不敢  
以此易也公爲孝廉十餘年貧甚居八湖湖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  
不足自給欣然意足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  
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

門者其清風亮節如此逮至京下鎮撫獄誣賊拷掠備至受磔刑未死獄吏卷以藁蓆倒豎之地三日啟視目睛炯炯若轂之轉輪既死璫毀其屍故公骸骨未全子學泚旦暮哀號水漿不入口亦死學濂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諡忠節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焚豕於永樂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振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權四戮辱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嚴世蕃之濟惡至忠賢則爪牙鷹犬開千古廷尉所未設之刑節義忠良受千古人臣所未經之痛歷觀前世未有一姓之代祖孫父子相臣閭寺或數年或

史外

卷之二

四三

十數年上下相承一心並力害士如此之亟者也夫以承樂酷虐享國靈長已非所宜况繼之以屢業又甚之以逆闔乎天地之正氣不隨世運爲漸滅故終明之亡薦紳巾幘以逮廝養備巧捐軀赴義者邁迹前古此數窮理極造物特生是以扶植綱常而明適逢其盛或且謂明得養士之報矣

人曰表亦學濂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諡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焚豕於永樂

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振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權四戮辱

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嚴世蕃之濟惡至忠賢則爪牙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公諱化中字熙字武定州人萬厯丁未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廣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絕忤璫意楊楊忠烈疏劾忠賢降旨切責公復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上未之知耳遂力陳忠賢諸奸逆狀璫益怒逮鎮撫獄百慘具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死之夕獄中鬼數百啾啾泣號大風四作屋瓦皆飛衆鬼搢鎖撫用刑胥投諸廁逾時皆死夏公之令字伯先光州人公同年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亦以忤璫逮繫拷掠

史外

卷之二

四

大呼高皇帝而死初魏廣微阿璫作點將錄方秉燭臚列諸公姓名時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微怒命婢復然燭操筆曰我不寃汝汝將寃我矣竟書之而諸公死公贈太僕少卿諡忠愍夏公亦贈太僕少卿

汪有典曰嗚呼害正而黨邪鬼固不人若也然不以擊璫且不能衛公等以不死何耶豈璫焰方張鬼神亦且謹避之耶抑諸公之考終命者屍宜以獄解鬼固不能衛之生卽羣小亦非能致之死耶

公諱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擢御史魏忠賢亂政公條列十六罪欲上會楊忠烈公先發公遂抗疏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曰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子眞萬眞無可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揆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其指揮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

史外

卷之二

四五

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爲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如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僕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是時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張甚人莫敢指公疏摘抉之謂廣微之父常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到今廣微應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箝制言官席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吳曰亦可見

乃父於地下矣。廣微大恚，恨會初冬，願歷廣微不至享大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廣微，益恨。次骨，而崔呈秀者，閣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夜微服謁公，長跪求解公叱去之。遂與廣微比，嗾其黨曾欽程論公削籍歸。已而與高中憲等同被逮。當世所謂後六君子者也。公慷慨就道士民環泣者，以萬計。攘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搆顛丐，免是時。忠憲已引義自裁，或有以規公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纒綯卽死不瞑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坐贓拷掠備至。同事已斃，杖下唯黃公尊素尙存。遇

史外

卷之二

吳

害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呼公曰：「仲達，我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裂裳嚙血，手書訣父母，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東向拜書，別父母。益丙寅六月之三日也。後三日，兄應貞出其屍骨，肉糜爛，不知其死何狀也。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諡忠毅，封父鵬神。如其官。初，公官南康，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賞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膺慰勉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之禍，不一端，未有不自用小人戮君子始者也。公嘗論天下有三患有：吭臂之患有肘腋之患有腹



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為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熹宗狂易患尤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為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史外

卷之二

四



赤白痢至派不辨豈不哀哉

醫熹宗狂易患尤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為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而神氣盡則病為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熹宗狂易患尤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為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為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熹宗狂易患尤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為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穆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  
檢討與御史劉廷元等爭議挺擊不合移疾歸熹宗初補原官  
歷左諭德當是時趙忠毅南星爲冢宰號召海內清明之士澄  
汰流品辨別邪正公預其議朝右皆側目而楊忠烈漣與公爲  
金石交其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羣小疑稿出公公又與閣臣葉  
向高忤口語藉藉流聞大內禍遂不可解公之補諭德也忠賢  
殺光廟伴讀王安逐首輔劉一燝而向高適以舊輔召至公向  
高門生也素相得迎而謂之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

史外

卷之二

四八

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過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  
其言遼撫王化貞者亦向高門生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  
進戰與經畧熊廷弼議不合致廣甯陷並逮廷弼向高有所袒  
於化貞公爭之不能得則憤然曰果爾公非削國之相卽亡國  
之相矣向高旣氣結及忠烈劾忠賢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向  
高當乘此決勝趣向高爲助向高不應乃謂公曰楊公此疏太  
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安得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公  
愕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變於是密具揭稱忠賢勤  
勞謹慎勸帝保全始終聽歸私第又懼奄之不察已而移之禍

也。則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追我也。璫於是銜之。次骨先是忠賢營墓於玉泉山。乞墓碑。公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詞。肯順璫旨。耶。璫痛恨。旣欲有以中之。至是矯旨削籍。旋坐忠烈獄。詞被逮。縣令岑之豹奄黨也。遽前提其手趣就道。妻子不得訣。別公曰。早知之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忠烈也。方忠烈之將劾璫也。公語左忠毅光斗曰。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蓋公之沈幾內變而欲敦復俟時。其見固不盡與楊左同也。及疏上。匹馬過從。朝夕楊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詈罵。旣被逮。慷慨就道。賦

史外

卷之二

四九

詩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吟聲與銀鐙聲相應。和緹騎。帙首鞞。猙猛植立。公與送者談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亦爲歡笑。失聲。其從容跌宕如此。而公與高忠憲攀龍書。謂平日學問尙多欠缺。翁丈有喫緊語爲某臨去策進者乎。其顛躓流離。凜凜學問。又如此。先是顧文端憲成與忠憲開講堂於東林。公語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銅道學之禁。殆將合矣。然公雖未心許東林。而嫉攻者滋甚。盱衡扼腕。形於顏色。雖就急徵。尤切講學。而高公亦終不能免矣。至京下鎮撫司獄。許顯純詰以與楊公同謀。公抗聲曰。某爲詞臣。是是

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謀草疏情實死無悔也  
拷掠備至四月二十九日僅蒙膳中出片紙五月二日獄吏以  
死聞竟莫知何日也歛時十指墮落捧掬納兩袖中蓋逆璫以  
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拳焉崇禎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諡文貞

史外

卷之二

五

官圍閣臣第固有明二百餘年所絕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  
腋天子容頭顧身如此壞祖宗之綱紀褻大臣之體貌喪士夫  
之志氣增彪虎之羽翼又何怪璫之放手殺人屠盡清流也哉  
是則向高禍始教孫遂致逆璫勢成騎虎曩非熹宗晏駕之早  
則明之天下固已揖讓而移耳雖烈帝反正畧覩清明然斷喪  
已極人心旣去天命卽傾公謂向高非削國之相實亡國之相  
豈不深中也哉

黃忠端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菴餘姚人萬厯丙辰進士授甯國司理擢山東道御史熹宗冲幼羣小蒙蔽宮府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畧曰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語甚切至已而羣小相構禍果不可解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疏繼之曰忠賢諸不法狀旣經暴露將皇上視爲習熟見聞更復何懼人言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且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台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當是時魏廣微附逆奄入相朝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公無錫高

史外

卷之二

五

公出死力相搢挂羣小導奄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忠貞公燦死杖下公疏爭之率台省會東閣謂廷杖非祖制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奄人競前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言至乙丑黨禍大作而公除名丙寅緹騎逮公下鎮撫司獄矣公志在宏濟艱難不欲倖直憤事其語總憲鄒公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不聽用是去語楊公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國事愈決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楊公不聽用是敗語魏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恨交作不可爲矣魏公不聽卒用以敗公以考選

入都時門戶分爭多以槌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向背容問公以三案如何決擇公曰光宗棄羣臣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容無以難也又曰上未登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二者祇爭先後不分是非世皆以爲持平之論云抵獄與周公順昌繆公昌期周公宗建李公應昇講道不輟謂門人徐公石麒曰吾於此不減黃霸之受尙書也忠賢命許顯純坐賊拷掠五日一比李公應昇困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請代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臨害時賦詩一章而歿越五日出獄肌膚漲爛頭面

史外

卷之二

五

不可復識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諡忠端公入爲御史與楊左魏李諸公早夜相過語及羣小陰謀輒形之歎息賓退夫人姚進曰公等不能先事網繆泣涕何益公旣被逮夫人每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身代逆奄就誅賜章服三品教其子宗義爲復社領袖南國諸生顧杲等公許奄黨阮大鍼宗義名居第三大鍼後柄用中旨逮治夫人喟然曰豈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山陰劉公宗周常熟瞿公式耜皆目之曰女師咏蒲扇云世間物性初無定百鍊鋼成繞指柔何似萑蒲經織後能將九夏變三秋託物寓意深於痛哭矣

汪有典曰嗚呼君子小人之名其果無庸過分別否也程子謂  
青苗之禍由于激成諸君子之於奄黨意者不莫然乎然公不  
願與諸君子同功而究不能不與諸君子同禍者徒以濟王事  
也楊魏拷死公爲位哭之夢楊公語曰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  
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小人耶此又天道之未可深言  
者也

史外

卷之二

五三



同禍殆天然之辨君子小人既此矣天豈以未巨猶言  
事君之公亦與公之與公亦謂曰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  
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小人耶此又天道之未可深言  
者也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江南吳江人萬厯四十一年進士授浙之武康令調繁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熹宗之爲皇太孫也魏忠賢事之謹導之宴遊甚得歡心遂與乳媪客氏通比爲奸熹宗卽位益用事人謂此壁鼠耳無能爲公曰不然虺已爲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元年四月京師大雨雹公因陳陰氣致沴爲臣侵君下陵上象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魏忠賢衷懷叵測爲禍國家大可寒心瑞憲甚將置之辟以閣臣救得免御史方公震儒疏請斥逐客氏帝

史外

卷之二

五

旣從之已而復召入給事中侯公震陽力諫不聽公復爭之謂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顧使妖穢如客氏者煽處於側臣竊憂之夫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言有同見戲法宮禁闕僅類民間卽謂階前片席地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叨恩格輒冀踰涯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力諫王聖之弄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寵齊世祖於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咎由保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陛下垂鑑毋尋覆轍疏入詔奪俸忠賢與客氏益恨公不釋



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欲借內察盡逐東林諸臣而竄公姓名其中公聞而嘆曰網羅旣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並糾鞏大畧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宏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爲陛下言者故鞏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旣有忠賢爲之指撝有容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牙而外復有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道哉瑞聞憤且懼泣訴上欲自髡以激上怒禍叵測閣臣力持僅奪俸或怵公曰子之能

史外

卷之二

五五

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庸何傷獨不爲堂上計乎公奮踴曰我之不避死患務強諫者非好爲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宮妾爲之橫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繼居有頃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旣定尅期降詔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傅翼昔魚朝恩童貫可爲殷鑑皇上奈何以刑餘爲方叔以竊豎爲召虎乎卽力陳九害三不可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馴致藩鎮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

亦已然。皆已事明鑑。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尋奉差視光祿歲省金錢。可數萬。忤大璫。勿恤也。癸亥。拔楚命下將戒途。會丁外艱。歸丙寅。聞緹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擊奄。不久當繼諸君子。逮卽不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下詔獄。拷掠備毒。肉節糜折。大呼天地。祖宗共擊賊。夜半沙囊以死。時年四十有五。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厥火再出。訊雨水雹。歿之日。朝天宮。災明年。烈帝御極。誅璫。贈公太僕寺卿。予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古之王者。大居正而謹始。而皇天亦卽於是。致

史外

卷之二

五十六

其丁甯告誡焉。熹宗卽位之元年。雨雹於正陽之月。陽消陰長。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決於是矣。小雅之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正月卽今之四月。繁霜卽無異。雨雹也是時。宗周無恙。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故特譴告之。此卽熹宗與客魏類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古今一轍。如是其可畏也。而彼昏不悟。則雖以公之忠赤。灌灌面命耳提。若罔聞何。蓋至是天亦無意於明室矣。踰一年而鳳凰集於大庖。變災爲瑞。意若以憂爲戲者。夫破胎毀卵。麟鳳不入。熹宗之時。委鬼茄花。作奸宮府。取子毀室。岌岌乎殆。鳳鳥胡爲

乎來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鴟鴞可也。是  
卽曩者雨雹意也。

史外

卷之二

五七



臨風登雨學意也

乎來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鴟鴞可也。

高忠憲傳

公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趙忠毅公南星所取士也趙公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被逮遠謫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降揭揚縣典史旣歸與顧端文公憲成修復東林遺址昌明正學顧公卒公專講席三十年由是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應和益廣而羣小嫉其厲已爭相標目遂譁然以東林爲質的而嚴逐之遠竄之誅戮之正人君子不留子遺而明亦遂以亡矣論者謂

史外

卷之二

五八

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救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與不有東林乾坤崩塌久矣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者亡之也自端文救淮撫之疏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妖書獄起挺擊案興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迨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光宗晏駕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旣成楊左之禍遂烈又假二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一網盡矣方熹宗之初年頗起廢籍諸人公與趙公相

次柄用羣小。滋不悅。會楊忠烈公漣疏擊魏忠賢。而公亦首劾奄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翁。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先是禮部尙書孫公愼行。追論紅丸罪歸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公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難逃首惡之誅。已而上疏劾之。畧曰。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孝。

史外

卷之二

五九

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尙書黃克纘論李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孝。明如聖諭。以爲假托。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尙令居輦轂下。耶。疏入。羣小激怒。帝謂。訕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公弗爲動。而持議者益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公又遣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

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逭誅。爲君父種禍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人。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

史外

卷之二

本

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爲御史大夫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風裁肅然。當是時。外廷攻奄急。羣小依奄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爲御史甫逾月。羣小假會推罷歸。歸數月而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愆益力。戊趙公殺楊左諸公。而公亦不免矣。當魏忠節公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公操舟送之。羣小亦怒。公已而逮。周忠介公順昌等。公知禍必及。肅衣冠。謁龜山祠。歸酌園中。示在座曰。原無生

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墜落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已聞緹騎將至。入書齋。書數行封固。語子世儒曰。以此付官旂。遣世儒出。寢戶閉。頃之不聞聲。排戶入。一燈熒然。奔池畔。北向端坐水中死矣。裳衣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泥滓也。發所封紙。則遺表云。臣雖削奪。舊屬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效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待來生。呈秀等猶未釋。矯詔逮世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忠憲。授世儒官。

史外

卷之二

空

汪有典曰。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爲烈。何必東林。然相傾軋。至於國旣覆亡。而禍尤未已。則東林爲極矣。蓋自東林之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羣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聞社。澄社。徵書社。南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於復社。而統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磨礪。扶正學。斥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雜也。或廝養燬下。而托名都講。或捷足要津。而寄籍聖賢。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垢污。或鄉賢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夫俎豆。逮其變也。羣宵集矢。造言謗傷。鈎黨成而門戶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

黨崑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圖。作前鋒後勁榜圖。因而有天鑒錄。同志錄。雷平錄。蠅蚋錄。薙科錄。黜將錄。蝗蝻錄。而又有續黜將。續蠅蚋。並七錄。而盡歸東林。於是薰蕕並器。雅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大鍼名在東林。周之夔注名復社。大鍼露刃以殺東林之夔。反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廷。或投名受職。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皆東林之孽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嗟乎。獨馮王也哉。

史外

卷之二

空一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儻好清節日惟市一蔬人稱爲冰條先生萬曆壬子癸丑聯捷授杭州司理時福清葉向高爲相謂吾邑難治是宜借周君卽改公福州以最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忤權貴人意自引歸魏忠賢亂政故給事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蘇公周旋累日奉酒炙約爲婚姻。緹騎趣行語侵公公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而忠賢我卽故吏部周順昌也語聞忠賢嗾御史倪文煥劾公削籍已而與周公起元俱被逮緹騎至吳舉家

史外

卷之二

奎

號慟公笑止之曰知已久矣何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題小雲橫三字識年月畢囚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爲公呼冤遮巡撫毛一鷺詰責之比讀詔衆喧不復聞緹騎手鉞鐺抵之地厲聲曰魏公命誰稽者衆忿怒曰然則僞旨也當是時天大雨萬屐齊擲棍挺瓦石雜上厮聲殷天怨氣全涌晝爲晦立斃官旗數人餘皆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栗乞命是日也有逮黃公尊素於浙者道胥門市人羣毆之走焚其舟投橐裝於水官旗泗而免而江陰李公應昇亦以是日就逮常州西察院有

髮垂肩。男子十輩。大呼殺魏忠賢。校尉一賣。童子拉一肥尉。舉屠刀。鬻其片肉。擲街前。狗啖之。一鷺大驚。流汗不能出一語。諸司面如土。足不能舉步。次日一鷺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獨吾屬爲之。他皆無與。周吏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攘臂。髮上指。競取銀鐙。自繫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瑞勢稍殺。緹騎不復四出矣。公至京。下詔獄。坐賊拷掠無完膚。極罵忠賢。鎮撫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起曰。能復罵否。噴血濺。顯純面罵益厲。顯純令獄卒私殞之。擲屍夾道中。巡卒割其股。血噴

史外

卷之二

吝

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觸石碎首。罵不絕。被重刑而死。於是忠賢殺佩章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公太常寺卿。諡忠介。予特祠一鷺。以忠賢黨被罪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章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遂死。倪文煥亦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導公登座。率妻孥叩頭乞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無何。文煥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無道之君。歲不受宦官之禍。惟明則累葉不悛。至於神宗以降。民怨憤盈。岌乎不可遏矣。馬堂權稅臨清。

白書攫人。井邑騷然。市民王朝佐率衆謀而攻之。火其居。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僅以身免。高宗至闕。撲一諸生。父衆擊之火。其所建望江亭。武昌民變。圍稅使陳奉。執委官六人。投之江。遼東兵變。欲殺稅使高淮。幾致亂。雲南軍官變。擊殺內臣楊榮。蘇州民變。擒織造孫隆。黨毆死。裂其屍。至天啟。遂有顏佩韋等事。而推原禍本。則自永樂秀才罵內使。皆充軍。成化三學。罵內使。幾罹辟始。嗚呼。君暗臣奸。瑤焰燎原。至於庶人奮挺。以維太阿之窮斯亦頌否之至變已。而彼昏不知。日醉益富。莫可如何也。周公既逮。蘇人互戒。不用天啟制錢。天下從而和之。京

史外

卷之二

五

師馳諭各省。卒莫能奪。蓋廢格天啟制錢無算也。吁。可畏哉。

宣德時來內官羅太監橫甚。太守動遭捶撻。縛同知臥於驛邊水次。至蘇州。以事杖吳縣主簿。况鍾徑往執其兩手。大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來懼爲謝罪。不敢犯。嗚呼。此千載一時有明之希覲也。

有典識

劉太僕傳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晉郎中丁艱歸服闋知楊州萬忠貞公燦與公同年相知最密遣公書會講東林謂人生不聞至道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朝聞夕死學者素願足下咫尺梁溪可失此機會耶公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既還語其子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其事末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至將相亦管晏輩流耳烏能曳履登孔子之堂哉是時魏忠賢亂政萬公旣以忤璫廷杖死楊左諸

史外

卷之二

六

君子亦相繼填牢戶公感憤賦詩書於筮邑紳倪文煥偵得之嗾忠賢矯旨逮問士民爲叩閭者數百人刑部侍郎沈公演力持之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毋同之字蹟成莫須有之罪案讞上得旨復官方候補而參將方體乾迎璫意誣劾公延道土方景陽詛咒廠臣景陽拷死景陽固未識公公亦未與景陽質遽送刑部薛貞者陝西韓城人萬曆辛丑進士懋賢義子也適爲刑部尙書當此之時薛貞坐堂上盛氣詰公曰咄鐸來若有目無珠耶有胸無心耶朝廷信任上公如日中天若敢謗毀如是耶公曰固也鐸目無公等之珠胸無公等之心

故不能開公等之口。罪將奚逃。貞仰天而笑。環顧左右曰。不  
世間。乃有如是絕無心肝人也。因此公曰。汝欲誰恃。誰將已富  
貴。干預汝身命耶。公亦笑應之曰。一時之富貴。有限。千秋之清  
議難逃。貞大怒。笞之數十。遂當公罪。斬西市。或謂貞曰。鐸妄人  
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笑乎。貞曰。世所謂鬚  
眉直仕路鬼門關耳。誠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  
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子亦拙於算矣。未幾忠賢敗。貞亦坐辟  
公之死也。揚民間之爲罷市巷哭者七日。立廟祀之。官有疑  
獄。禱於祠。夜卽見夢如言。州民無遁情。公始祖。剪官行人。忤時

史外

卷之二

七

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  
烈稱。蓋忠貞世篤云。同時有吳公懷賢。字齊伸。休甯人。官中書  
舍人。讀楊忠烈公劾璫疏。奮筆大書其尾云。當如韓魏公處任  
守忠。卽時安置。璫知坐以楊左黨逮問。吳公從容言曰。懷賢得  
與楊左齊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瘞死獄中。崇禎初。公贈太僕  
寺卿。吳公贈工部主事。公有女淑英。崇禎末。以忠勇節烈聞。自  
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哉  
言乎千古禍亂相尋。蔑不由斯者也。昔者王莽將篡漢也。其時

公卿大臣頌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所謂禮義廉恥漸滅殆盡而漢祚遂移惜乎史不詳書其人至今莫考其姓氏未嘗不以若而人遺誅青史爲深恨也魏忠賢亂政羣天下之人相率推戴者不可勝數今姑撮其表表者固亦孔醜孔哀也已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疏聞於朝於杭州西湖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爲忠賢建祠頌功此生祠所自始也薊遼總督閻鳴泰精遂於所部建祠者七毀民房無慮數千萬餘宮殿九楹黃瓦冕旒儀如帝制於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順天巡撫劉詔杞巡按御史倪文煥江梁夢環廣建於西協

史外

卷之二

六

密雲了髻山又建之昌平太僕少卿何宗聖建於房山薊遼巡撫袁崇煥建於甯遠宣大總督張璞閩州巡撫曹爾楨興安巡按劉宏光臨建於五台山又建於太和山張璞又建於宣大又建於鳳陽又建於建昌席吉士李若琳大興建於上苑又建於蕃育上林監承張永祚薛世昌建於松江宣府巡撫秦士文蒙陰建於宣府王黜魏縣建於大同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又建之大同工部郎中曾國楨臨川建於蘆溝橋通政司經歷孫如洌順天府尹李春茂陽城建於宣武門武清侯李誠銘鄆縣建於崇文門保定侯梁世勳博平侯郭振明建於安定門工

部侍郎盧大受工部商人五軍都督府各衙門建於京師登萊

巡撫李嵩榮河巡按李精白穎川建於太山又建於德州又建於甯

海又建於蓬萊閣山東巡漕何可及建之濟甯總督遼餉戶

部尚書黃運泰永城保定巡撫張鳳翼代州提督學政李蕃日照巡按

倪文煥五城御史黃憲卿廬陵王大年壽州張汪若極旌德張樞平定智鉅

間張化愚建於河間又建於天津李蕃又建於河間張鳳翼

又建於真定河南巡撫郭增光大名巡按鮑奇謀餘姚參政周鏞江甯

知縣季寓庸秦興建於開封又建於江北大同巡撫張翼明建

於赤城總河侍郎李從心南樂漕運侍郎郭尙友濰縣建於濟甯又

史外

卷之二

建於淮安巡鹽御史許其孝蒙城巡按宋楨謨建於揚州湖廣

巡撫姚宗文慈谿即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皋謨東莞建於武昌

又建於承天又建於均州總督三邊史永安武定巡撫胡廷晏

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建於太白山山西巡撫牟忠

夔巡按李燦然縉雲建於河東織造太監李實建於西湖蘇州

巡撫毛一鷺遂安巡按王瑛蘄州建於虎邱巡鹽御史龔建於

長蘆江西巡撫楊邦憲建於南昌知府頡鵬新縣建於徽州武

才建於南京宗室則楚王華奎建於高觀山福州

易而監生陸萬齡則請建於國學並祀孔子當此

之時。生祠遍天下。撰文刊石。揚厲鋪張。大都皆出詞臣之手。而閣臣施鳳來平張瑞圖晉最知名焉。祠莫不有旌額。其在京師者。曰崇仁。曰廣恩。曰德芳。曰茂勳。上林苑曰存仁。曰洽恩。曰永

恩。宣武門曰懋勳。崇文門曰鴻勳。安定門曰著愛。蘆溝橋曰隆

恩。天津曰感仁。河間曰仰德。通州曰懷德。西協曰崇功。蕃育曰

感恩。眞定曰旌勳。宣府曰隆勳。宣大曰德勳。甯遠曰懋勳。延綏

曰祝恩。大同赤城曰崇功。房山曰顯德。太白山曰懋彝。五台山

曰報功。太和山曰照德。山西河東曰褒勳。濟甯曰表勳。太白曰

隆熹。並岳甯海曰景仁。蓬萊閣曰流鴻。建昌曰崇德。武昌曰隆

仁。高觀山曰隆仁。承天曰宏惠。均州曰戴德。洛陽曰普德。開封

曰戴德。江北曰瞻德。揚州曰瞻恩。曰流恩。虎邱曰普德。鳳陽曰

旌德。松江曰德馨。而李蕃之建於河間者。則曰九千歲。天子親

加賜額者。杭州曰普德。淮安曰瞻德。崇文門曰廣仁。濟甯曰昭

德。河南曰成德。山西曰報功。大同曰嘉德。登萊曰報德。房山曰

顯德。陝西曰祝恩。徽州曰崇德。通州曰懷仁。昌平曰崇仁。曰彰

德。密雲曰崇功。林衡署曰永愛。江西曰隆德。嗟乎。此時之乾坤

何等哉。夫人臣上天子徽號。至十餘字。卽以爲侈。天子令郡國

立廟。卽以爲非禮。若逆璫者。宜何居焉。南漢劉鋹。信任宦寺。凡

史外

卷之二

七



仕其朝者咸令閣之一時台閣大臣三公三師莫不皆閣以觀  
熹宗之世豈不然乎祠莫不有釐讚閣鳴泰之祝祠曰民心依  
歸卽天心向順李精白之祝詞曰堯天魏蕩帝德難名黃憲卿  
之祝詞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  
魏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蓋天下從之嗟乎何所不至哉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神宗之際張居正當國有以天與人歸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  
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疇庸之典者趨附  
之徒公然諛之居正恬然安之曾不踰紀逆璫效尤抑又甚焉

史外

卷之二

七十一

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勢固如此嗟乎有明之神器爲羣小諧媚  
之具也固已久矣誰生厲階於今爲烈君子是以惡夫始之者  
也烈帝御極痛懲璫亂謂廷臣曰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助  
虐何遽至此乃手列贊導擁戴頌美諂附條目並下建祠稱頌  
諸疏指示曰此紅本媚璫實錄也於是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  
錫吏部尙書王永光刑部尙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上奏  
曰人臣首戒無將天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重  
交結近侍之律於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謀而窒亂源法至  
嚴也逆璫魏忠賢狡諂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

圖繼而作福。作成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迫逐蕃邸。播棄忠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側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鈇券令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懲忠。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表朝會。忍此罪魁。緹騎銀鐙。大興詔獄。修暉趾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

史外

卷之二

七十一

供嘖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爾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聖諭所謂首開諛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實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鎮釀白馬清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諛附摧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徇。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

國法用申。惟是大慙。旣罹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牘尾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效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駭歷猷勞。夙著此聖諭。所謂事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凌刷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真。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還。倪文煥。田吉。劉

史外

卷之二

七

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贖爲民者。閣臣顧秉謙。馮鈐。張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粦。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衮。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尙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友。李從心。巡撫尙書李精白等。一

百二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頌示天下。海宇廓清。翕然頌聖明焉。然而遺種餘孽。剗絕未盡。乘間蚩緣。駸駸向用。或託爲攻璫者。而實庇璫。或陽爲附正者。而實傾正。於是爭門戶。翻逆案。殿陛元黃。台省水火。盜賊縱橫。而不顧疆場。破碎而不問。雖以烈帝聖明。孤立於上用。將而將叛。用相而相欺。用樞臣而樞臣乘戾。用督撫而督撫敲嚴。刑峻誅而愈玩。推心置腹而愈離。宵旰支撐。至於十有七年。萬不得已。始以一死謝祖宗。謝臣民。而若曹之門牆。如故富貴依然。履霜之漸。馴致堅冰。區區烈帝之微陽。殘照固不敵若曹之窮陰。沍寒也。則四維不張之明效。太驗也。

史外

卷之二

辛四

劉侍郎傳 附尹仲

公諱之綸。字元誠。號與鷗。宜賓人。家世務農。少從父兄力田。間刈薪樵。賣以讀書。補諸生時。方負薪入市。聞報鬻其薪。始歸。淡於榮名。亦天性也。然期許負絕。銘座右曰。必爲聖人。里中亦卽以劉聖人呼之。崇正元年。進士。官度吉士。是時丁熹宗蘊毒之後。中原禍亂已兆。而邊陲屢警。在廷諸臣。狙承平餘習。從容坐嘯。以飲博爲放達。書畫聲伎爲風雅。莫適勤念兵事。公與同官金公聲。則獨留意究切。而造爲單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劔木爲西洋大小礮。期以備疆場緩急之用。僧申甫亦習車戰。過從講

史外

卷之二

七五

求三人者相善也。明年冬。京師戒嚴。上因金公薦公及甫。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公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當是時。天子念國事孔棘。思不次用人。收萬一效。舉錯頗與廷議拂。而甫以白衣驟用。公新進躋卿貳。咸於是側目。滿桂者。大同總兵宿將。有威望。大兵薄都城。提萬騎入援。戰沒。甫全軍亦覆。朝野氣奪。公奮臂大呼曰。此臣子效命之秋也。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軍資。無一具。公權宜貸之。抵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公驟貴。廷臣多抑之。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公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

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奏軍機七上。不報。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入路。進攻遵化。旣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孃孃山而營。世龍等不赴約。大兵驅三萬騎。望見山上軍。縱擊之。公發礮。礮反裂。營中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爲後圖。公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誓死封疆。顧所請無一應。而將帥又不用命。如國事何。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卒殊死鬪。矢石俱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流矢四集。公度不可爲。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歸報天子。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腰。遂仆而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初正月。

史外

卷之二

七六

元日。有黑氣起從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公與金公曰。天變如此。公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已而果驗。衆於是默然。公旣死。天子嘉其忠。從優卹。贈兵部尙書。廷臣靳之。金公嚙出其顱。箭爲之棺斂。贍其母。以歸。騰書當路。厚恤其家。而乞譚元春傳其事。後公十五年。金公亦抗節死。尹公伸者。字子求。亦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解官歸。張獻忠破叙州。執至成都。嚙齒大罵。遂被殺。性直如絃。有觸必發。所至與長吏忤。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始終。分疆決別。死生收卹。婉篤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契合。坐

通賊被逮獄急不知所爲尹公時家居抗疏明其寃時俊得免  
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

汪有典曰嗚呼朋友道喪未有不相背負者矣司馬子長傳管  
晏而惓惓於知己豈得已哉韓退之謂平居酒食游戲真若可  
信臨利害落陷井則擠之又下石而有取於子厚之以柳易播  
且謂子厚之歸葬賴裴行立功嗟乎世遂無斯人乎而鄭重言  
之也棠棣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甚兄弟也每有良朋况  
也永歎重朋友也

史外

卷之二

七十七

此不煥重朋友也



此不煥重朋友也

且歸于烈之執鞭歸妻行直如判平封義難獲人平而懷重言  
計綱保霜著朝共似解之又不平而自與須等單之及耐長辭  
氣而對劉銀抵日豈非日姑韓張之指下鼠所食執鞭黃背可  
至符也日無利眼文張夾未有不林背負背矣同馮子氣折曾  
湘辭表大義皆此類也

飯翅翅蝦蟹不似他爲其公執者飲詩藏其其與和均均

張參政傳

公諱春字泰字同州人。萬曆二十八年舉於鄉。歷刑部主事。勵操行。善談兵。天啟二年。遼東西盡失。廷議急邊才。擢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適時大軍屯山海關。永平爲孔道。士馬絡繹。關外難民雲集。公運籌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轉副使。參政。仍故官。七年。哈刺慎部長汪燒餅者。擁衆窺桃林口。公督守將擒三人。燒餅叩關願受罰。公責數之。誓不敢叛。崇禎元年。改關內道。兵部尙書王在晉惑浮言。劾公妄殺人。遂削籍。下法司治。久之乃釋。三年正月。永平失守。起永平兵備參議。公言永平

史外

卷之二

七十八

統五縣一州。今郡城及灤州遷安并失。昌黎樂亭撫甯。又關內道所轄。臣寄迹無所。當駐何城。臣以兵備名官而實無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濟事。乞於赴援大將中救一人與臣同事。臣亦招舊日義勇。率之自効。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規避。但必求實濟封疆。此臣區區之忠。所以報聖明而盡臣職也。因言兵事不可預洩。乞賜陛見。面陳方略。帝許之。旣入對。帝數稱善。進參政。已而偕諸將收復永平諸城。論功加太僕少卿。乃歷兵備事。候巡撫缺。擢用。時乙榜起家。多授節鉞。而公獨需後命。以無援於朝也。永平當兵燹之餘。閭閻困敝。公盡心撫卹。人益懷之。四



年八月。大兵圍大凌河新城。命公監總兵吳襄。宋偉軍馳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起三山。次長山。距城十五里。大兵以二萬騎來逆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公營被衝。諸軍遂敗。襄先走。公復收潰衆立營。時風起黑雲。見公命縱火。風順火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衆。頃之雨霽。兩軍復鏖戰。偉力不支。亦走。公及參將張洪謨、楊華徵、遊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卽卒。死者無算。諸人見我。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公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公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以

史外

卷之二

堯

酒饌賜之。仍不食。守者懇勸。感

太宗文皇帝意。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失臣節。而死。初襄等敗。書聞。以公守志不屈。遙遷右副都御史。卹其家。公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誠意伯劉孔昭。劾公降敵。不忠。繫二子死於獄。

汪有典曰。嗚呼。公抒忠勝國抗命。

興朝我。

太宗文皇帝釋而加禮。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挾權名教。俾遂志成仁者。得垂諸彤管。煥若丹青。不亦休乎。有典嘗見客窗涉

筆云公被執見

太宗皇帝不屬。衆欲殺之。

上不欲。偕至闕廷。高其忠義。命旂下從。恐學公亦不辭。教以道義。咸敬事之。稱張夫子。坐必南向。終不雜髮。

上曲從之。語臣下曰。真忠義人也。當學之。及卒。

上深嘆息。旂下學者以楮奠之。曰。不敢有污清德。定鼎後。

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語侍臣曰。卿等昔日亦知有張夫子乎。南

國有此一人。乃無有識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視夫式閭封墓。

彌有光焉。自非

史外

卷之二

八

大聖人爲之崇獎。揄揚幾何不爲。逆亂之劉孔昭。所非毀而掩蔽。乎嗚呼。此明之所以亡。而聖朝之所以興也。歟。

